

笛福《罗克珊娜》：英国“心理小说”的先驱之作

Daniel Defoe's *Roxana*: A Pioneer in English Psychological Novels

费小平 (Fei Xiaoping)

内容摘要：笛福于1724年创作的小说《罗克珊娜》是典型的心理小说，比理查森《帕米拉》(1740-1741)这部学界早已公认的英国第一部心理小说早16年，也仅比法国女作家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莱芙王妃》(1678)这部西方第一部心理小说晚46年。作品所呈现的内心独白、不同时间的交融模式、充满客观性的心理世界，启发了18世纪英国小说中的诸多心理描写。《罗克珊娜》是英国心理小说的先驱之作，因此笛福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小说家。

关键词：《罗克珊娜》；心理小说；先驱之作；内心独白；不同时间的交融模式；充满客观性的心理世界；心理描写

作者简介：费小平，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国小说、比较文学及翻译研究。

Title: Daniel Defoe's *Roxana*: A Pioneer in English Psychological Novels

Abstract: Daniel Defoe's novel *Roxana* (1724) is a typical psychological novel, which was created 16 years earlier than Samuel Richardson's *Pamela* (1740-1741), the "first psychological novel"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46 years later than the French authoress Madame de La Fayette's novel *La Princesse de Clèves*, the first psychological novel in European literature. The interior monologue, the integrated time model and the objectivity-conscious inner world embodied in *Roxana*, have inspired all types of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s in the 18th century English fiction. It is under this premise that *Roxana* is a pioneer in English psychological novels. In this sense, Daniel Defoe can be taken as a brilliant psychological novelist.

Key words: *Roxana*; psychological novels; pioneer; the interior monologue; the integrated time model and the objectivity-conscious inner world;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s

Author: Fei Xiaoping is Ph.D.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s well as Professor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areas are English fic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fei47@hotmail.com

丹尼尔·笛福 (Daniel Defoe, 1660–1731) 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开拓者之一, 他的小说《罗克珊娜》 (*Roxana*, 1724) 出版于《鲁滨孙漂流记》 (1719) 等作品之后。它讲述了一个已为五个孩子的母亲罗克珊娜在丈夫故去, 一贫如洗、求救无门的情况下, 远走他乡, 以自己的美貌作资本, 同追求她的富商、爵爷等权贵周旋、敛财并因此时常充当他人情妇的故事。它创作于笛福渐进古稀的老年时期, 虽然不是代表作, 但“最美不过夕阳红”, “展示了笛福对自己年龄进行坦率真诚并风采依旧的评价 (to comment directly and forcefully on his own age) 的巨大欲望” (Novak 64)。某种情况下, 《罗克珊娜》是《摩尔·弗兰德斯》女性主题的深化, 也是作为社会观察家、批评家的作者一如既往地关心妇女, “敬爱妇女” (笛福, 《笛福文选》181) 行为的继续。美国密西根大学 18 世纪文学与文化专家艾伦·坡蕾克指出: 它“代表了 (……) ‘心理’ 小说 (the ‘psychological’ novel) 发展方向非同寻常的一步。 (……) 通过对女主人公九死一生的内心生活 (tortured inner life) 的颇为成熟的展现, (……) 《罗克珊娜》预示了正在崛起的心理小说的不计其数的复杂层面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emerging psychological novel)” (Pollak 155–56)。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荣休教授约翰·瑞切蒂 (John Richetti) 指出: “罗克珊娜拥有笛福笔下所有叙事者中最为骚动不安的内心生活 (the most turbulent inner life), 尽管自《鲁滨孙漂流记》之后笛福的所有小说均一致凸显主人公的忧虑 (anxiety)、不安 (instability) 等心理层面” (Richetti 132)。我国也有学者早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盛赞作品中“罗克珊娜和荷兰商人反复谈判的心理状态, ……写得如此细致如理, 惟妙惟肖, 以致于人物栩栩如生, 跃然纸上” (天一等 6)。《罗克珊娜》比学界通常公认的“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人物小说或心理小说”——理查森的《帕米拉》 (1740–1741) ——要早 16 年, 也仅比法国女作家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莱芙王妃》 (1678) 这部西方第一部心理小说晚 46 年。不言而喻, 笛福《罗克珊娜》孕育于整个 18、19 世纪心理小说成批出现的文学大潮中。

不过,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 尽管《克莱芙王妃》是西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小说, 但西方心理小说的源头最迟可追溯至公元 400 年就已出现的古罗马思想家奥古斯丁自传作品《忏悔录》中。它“发明”出各种“内心叙事”策略 (胡日佳 525) ——“描写作者本人皈依基督前夕所经历的那场‘肉体与精神相争, 精神与肉体相争’的双重战争, 几乎写尽了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处于高峰期的各种表现形式” (胡日佳 529), 是“欧洲心理小说先声”。《罗克珊娜》以不同层次心理活动为主要表现对象, 不同凡响, 下面笔者拟

从内心独白、不同时间的交融模式、充满客观性的心理世界三方面予以探讨。

一、内心独白

内心独白 (interior monologue) 与意识流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非常近似, “有学者就将意识流与内心独白交替使用” (Abrams 299)。在这个意义上, “‘内心独白’这一术语就是为了‘意识流’而得以存留, 它承诺向读者准确呈现出现于人物内心深处的意识过程与节奏 (the course and rhythm of consciousness)” (Abrams 299)。其叙述视角可以是第一人称, 也可以是第三人称, 或者是二者交替使用。

女主人公在失掉自己心爱的亲王“情夫”后, 通过交替使用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叙述视角, 这样呈现自己的内心意识: “他改变了自己在外面的交往和许多生活习惯, 决心严格按照德行和虔诚的准则重新做人。……他这样洗心革面, 对我却是袭来了一场暴风雨。大约在亲王夫人的葬礼过后的十天, 亲王派他的侍从给我捎来了一封信。信的措辞很文雅, 前面还有几句寒暄话, 但写得倒还亲切。说希望我不要难过, 他不得不告诉我, 以后他不能再来看我了。……我真是大吃了一惊, 虽然那个捎信来的侍从对我非常尊敬, ……我初听到这个消息时, 还是好不容易才支撑住自己 (had much ado to support myself)。”¹ 这一独白几乎写尽了一个风尘女子对真爱的超凡脱俗般向往, 由希望到失望的瞬间复杂心理。“他改变了自己在外面的交往和许多生活习惯, 决心严格按照德行和虔诚的准则重新做人。……他这样洗心革面”, 令“我”喜出望外, 几乎涕泪满襟, 但喜极而悲。他突然给“我”来封措辞文雅的信, 称“以后他不能再来看我了”, “我”因此“好不容易才支撑住自己”。一切很快变得愁云惨雾。高兴不知愁来到, 这是人性中的最软弱、最丑陋的层面, 中外皆然。所以, 我们的先人常嘱咐我们“宠辱不惊, 任庭前花开花落”。显然, 对女主人公内心意识的细致呈现, 成为展现人物复杂性格的重要平台。

同样的“真爱独白”体现在以下一段女主人公与一位商人接触并心生厌倦后的“幻觉”式独白中: “这段时间里, 我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快乐, 亲王, 也可能是他的幽灵, 完全把我迷住了, 大部分时间, 我都在脑袋里勾画着我和亲王在一起的豪华生活。我沾沾自喜地幻想着自己怎样享受着荣华富贵, 同时, 我又卑劣地考虑着该用什么法子打发走这位先生, 一劳永逸地摆脱掉他”(258)。这种幻觉表达了一种潜意识, 即罗克珊娜内心深处的向往: “和亲王在一起的豪华生活”。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快乐”。她因此“沾沾自喜地幻想着自己怎样享受着荣华富贵”。它是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女子的“被压抑的愿望与欲望” (suppressed wishes and desires) (Bressler 153) 的一种宣泄。这一独白生动表达了一个底层女子一见阳光, 就想“灿烂”, 就想“翻

1 笛福: 《罗克珊娜》, 天一等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4年) 119-20。本文以下的引文均出自此书, 不再一一说明。

身”的心理。但常常是，“未敢翻身已碰头”。可悲又可怜！

笛福的内心独白式创作方法或许来源于某些“叙事常规”（narrative conventions），“黏着了作者个人的印迹（imprint）”（Abrams 299）。它启发了塞缪尔·理查森（1689-1761）《帕米拉》的创作，如作品中帕米拉对少爷的答复：“您，少爷，可以相信我的判断，即您认为在我申辩的时候，我在能呼吸的人之中，没有一个是我想要嫁的。人类之中，惟一我能比其他任何人更敬重的，就是所有的人之中老是想方设法使我永远失去荣誉的那位绅士”（理查森 32）。此番坦诚，仍是一番真爱的“不打自招”，似乎是罗克珊娜真情的“回光返照”。作者理查森虽然同笛福一样，均写人物的爱情、婚嫁心理，但与笛福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在于“他在应对笛福悬而未决的几个重要问题方面取得的成功”（Watt 135）。无疑，笛福《罗克珊娜》属于“独白”小说。卢梭的《新爱洛琦丝》、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爱德华·杜夏丹的《月桂树被伐》、萨特的《恶心》，我国作家张爱玲的《金锁记》也应该属于“独白”小说。

妙趣横生的是，作者在充分展示罗克珊娜的内心独白之际，还表现女主人公甘愿充当“小三”的心理状态：“罗伯特先生对我的意图却一无所知。实际上我是想成为人家的一个外室（a kept mistress），过阔绰的生活。我仍然还想搞点钱，把钱存起来，他要我存多少就存多少，只不过这种钱是用一种更为恶劣的方法搞来的罢了”（188）。其“合理性”在于“一个妻子只不过被看成是高级仆人，一个情妇可就是个君主了。……男人的东西都是她的（what the man has is hers），她的东西都是她自己的（what she has is her own）”（145）。显然，“小三”，歪打正着，反客为主，这类形象，在今日“小三盛行”的影视剧中日渐增多，如2003年央视1套播出的黄加力等人导演，李保田、沈傲君等人主演的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第5集中对好友“赛西施”（沈傲君饰）作出赤裸裸表白的县老爷二房“秋云”（安嵘饰）就是这样的人物：“像我一样，做个二房不也挺好的。我告诉你，这二房，反而受宠。”真是不知廉耻！我国现代女作家庐隐（1898-1934）发表于1933年的短篇小说《一个情妇的日记》也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为了真爱心甘情愿地充当他人（仲谦）情妇的形象（美娟）：“‘我告诉你吧！仲谦！在这世界上，你竟能碰到一个以爱情为生命的女儿，她情愿牺牲一切应有的权利，不要你对她负什么责任，她此生作你一个忠心的情妇……这难道不是奇迹吗？’”（庐隐 300）。所不同的是，这位女子后来幡然醒悟，抛弃私念，转而投身于“为国家努力”（庐隐 309）的滚滚洪流中，似乎使得原来的负面形象增添了几分“靓丽”色彩。纵横观察，“小三”确实是中外文学中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现象，值得深入研究。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小三/情妇“反倒像是在增强婚姻的牢固性，使她或她更能在婚姻之中得到满足”（格丽芬 8）。不过，这位学者以“我”的身份警钟长鸣：“一旦我指望婚姻的破裂能够使我完全得到我的男人，那一切

就全错了，结果就是，我自己也失去了他”（格丽芬 6）。

二、不同时间的交融模式

俄罗斯当代文学理论学者瓦·叶·哈利泽夫曾指出：“文学乃注定是首先要在一定时间长度中把握现实”（272）。而“《罗克珊娜》令人惊异的特点就是‘时间模式’（the time schema）”（Novak 64）。不同时间交融乃是这一模式中的出彩“乐章”，也是意识流文学创作的重要方法。这一模式将过去、现在、未来等时序位置颠倒、相互渗透，以便更为有效地发掘人物内心世界。

例子 1 女主人公遇到亲王后的一番心理机制：“老实说，我当时竟然蠢到那种地步，真使我感到惊讶，到底是什么令人迷糊的烟雾熏昏了我的灵魂啦？以前，我也曾遇到过这种事，那时，受到多方面的诱惑，诱惑性也比这强，比这更有力，说服力也比这大，也更使人无法抗御，而我却仍经常为自己过的罪恶生活而感到惴惴不安。而现在我怎么却觉得心安理得了呢？现在，尽管处在更加明目张胆的通奸的状态下，我却安安静静，不受任何干扰，甚至还发展到了怡然自得的地步；以前，我的先生借口他的妻子和他分离了，拒绝尽一个妻子的职责，同时还把我称为妻子，现在，对我来说，我的环境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对亲王来说呢，他又有一位美貌出众的太太，或者说亲王夫人，除我以外，另外还有两三个情妇。可他对这件事却竟然毫不犹豫”（74）。女主人公的内心，逐一“述说”着或交替“述说”着“过去”的“蠢”（“当时竟然蠢到那种地步”），“过去的过去”的“惴惴不安”（“为自己过的罪恶生活而感到惴惴不安”），“现在”的“心安理得”及“怡然自得”（“安安静静，不受任何干扰，甚至还发展到了怡然自得的地步”），“以前”的“妻子”身份（“以前，我的先生……还把我称为妻子”），“现在”的状况（“对亲王来说呢，他又有一位美貌出众的太太，或者说亲王夫人”），等等。这里，过去、现在、未来彼此交融，难分彼此，细致表现了人物的意识及潜意识活动。无疑，在主人公那里，意识在动态地流动着，一泻千里，势不可挡。难道不是吗？

例子 2 作品末尾两段的女主人公回忆也值得讨论：“另外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说我同我丈夫和他的儿子一起到了荷兰，我车马辉煌，仆从成行，……在这里，我过了几年表面荣盛、看去快快活活的日子，后来，我和艾米遭受了一连串可怕的灾难；我的日子正好和以前的好日子翻了个面。……正象我的罪过只带来了我的不幸，而我的不幸只给我带来了忏悔”（358）。曾经的“车马辉煌，仆从成行”，如今“翻了个面”，瞬间灰飞烟灭。今夕是何年，何似在人间。恰如《红楼梦》中王熙凤在曲子《聪明累》中所唱，“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难撑危局，不可挽回。不过，曾经的幸福，令人神往，存留于女主人公的潜意识深处，“思想和欲望都可以是潜意识的”（弗洛伊德 8-9）。遭遇困难，主人公“触景生情”，人物纷繁复杂的心境

得以惟妙惟肖表现。不过，我们应该记住一位西方学者的话：“意识不仅在时间上前后流动，而且在空间上也如此”（Bradbury 177）。

《罗克珊娜》多种时间交融的模式，启发了后辈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至少晚于35年的九卷本小说《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1759-1767）的创作。卷九第32章中的一段心理叙事：“在我叔托比和特里木步行到我父亲家时，我现在才找到时间告诉你，沃达曼太太大致在一个月前已和我母亲说过，而且布利吉特把自己的事和她女主人的秘密都在花园墙后讲给苏姗娜了。至于我母亲呢，她在传话中未能发现什么问题，所以并未重视……。父亲总是把一般事物强力引入到他的理论里，这就便于他随意抹杀真理；他在我叔前来时，已听到消息了；他立即因弟弟受害而火冒三丈，告诉了约瑞克，虽然母亲还坐在面前，……。约瑞克正在把父亲的理论加以限制时，我叔托比走近屋来，面带无限的仁慈与宽恕之情”（斯泰恩 149-50）。在谈及当下“我叔托比和特里木步行到我父亲家”之事后，很快过渡到“沃达曼太太大致在一个月前已和我母亲说过”之事，接着又插入“布利吉特把自己的事和她女主人的秘密都在花园墙后讲给苏姗娜了”一事。而且在“父亲总是把一般事物强力引入到他的理论里，这就便于他随意抹杀真理；他在我叔前来时，已听到消息了；他立即因弟弟受害而火冒三丈，告诉了约瑞克”这一段里，各动作之间没有任何起、承、转、合，时间上错落颠倒，看似无序。这一切几乎是《罗克珊娜》的“脱胎转世”。

三、充满客观性的心理世界

从现代小说修辞学来讲，“客观性意味着很多东西。隐于它和许多同义词——非人格化、不关心、中立——之下”（布斯 77）。所以，充满客观性的心理世界就是充满“中立性、公正性和冷漠性”（布斯 77）的心理世界。它仍然与人物塑造密切相关。

例子1 一段有关女主人在刻意拒绝巴黎商人的求婚后的心理叙事：“根据我刚才跟他讲的话的同一论点，事情却恰恰相反，当一个女人软弱得在结婚之前就作出了最后的让步，以后再和这个男人结婚的话，那就是软弱加软弱，以后就会终身让这耻辱附在自己身上，终身缚在这个唯一可能以此来排揎自己的男人的身上了。她先作出让步，已经是一个傻瓜，若是再嫁给这个男人，那就肯定会被人们叫做傻瓜了。拒绝一个男人，是得有勇气和力量的；这也是为了摆脱责备，好让这种责备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不为人知，最后淡忘掉。按照命运和生活环境的安排，男人和女人分道扬镳了，如果他们双方都保守秘密的话，这种放荡事（the folly）也就不会被人知道”（168）。娓娓道来，其中的“当一个女人软弱得在结婚之前就作出了最后的让步，以后再和这个男人结婚的话，那就是软弱加软弱，以后就会终身让这耻辱附在自己身上，终身缚在这个唯一可能以此来排揎自己的男人的身上了。她先作出

让步, 已经是一个傻瓜, 若是再嫁给这个男人, 那就肯定会被人们叫做傻瓜了”这一心理表述, 充满着不露声色或不偏不倚的“中立性”或“公正性”, 特别是“当一个女人……以后再和……那就是……以后机会……, 她先作出……已经是……若是……那就……”之类句式, 充塞着环环紧扣的逻辑性和逐层追问的“问题”性, 突出表现了女主人公对男人严厉谴责及深恶痛绝之态度。在她眼里, 男人似乎“千夫所指”, 诚如有学者所说, “罗克珊娜从正派体面到堕落, 部分原因是她所依附男人的不公正对待”(桑德斯 447)。所以, 女主人公为那些勇敢拒绝男人的女子欢呼, 因为“拒绝一个男人, 是得有勇气和力量的”。这可以“摆脱责备, 好让这种责备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不为人知, 最后淡忘掉”。这也是在号召女人在婚姻大事上三思而行, 不可轻率, 更不可为甜言蜜语所迷惑, 关键时刻懂得放弃, 懂得拒绝, 否则贻害终身。我们似乎听到一份掷地有声的女性主义宣言。另一方面, 这也折射出女主人公精于算计的“狡黠”, 似有荷马史诗《奥德赛》的女性风采, 后者“写的女人……柔媚如猫, 狡谲如蛇, 皮涅罗皮对付那些求婚人的态度不象一位贞烈的妇人而象一个老练的交际花”(茅盾 19)。

同样的人物塑造体现于以下一段有关女主人公见到自己女儿, 不敢相认的冷静的心理描写中: “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勇气和镇定, 这是我唯一宝贵的秘密; 成败在此一举。如果姑娘认出了我, 那我就完啦, 我只要流露出一点惊慌的样子, 她就会认出我, 或是猜出我, 她就会说出她是谁。我想假装一阵昏阙, 晕过去, 摔到地上, 让他们全都手忙脚乱, 慌成一团。这样我就可一直捂住鼻子, 用手或手绢蒙住嘴巴, 或者手和手绢一起蒙住嘴巴, 然后, 我可以假装受不了船上的气味和客舱里的闷气。可那样一来, 他们只会把我放到前甲板上空气好、光线亮的地方去。如果我假装受不了船上的气味, 那只会搞得我们大家都上岸去船长家, 他家离这儿不远, ……看来这也行不通, ……我只好走到我女儿身边吻了她, 我要是能躲开, 我是不会上前的, 可我躲不掉”(301-02)。通过女主人的言语、行动、思考, 再一次成功地塑造了与心理特征密切相连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全面展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与逻辑, 特别是“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勇气和镇定”, “如果姑娘认出了我, 那我就完啦”, “我想假装一阵昏阙, ……让他们全都手忙脚乱, 慌成一团。这样我就可一直捂住鼻子, 用手或手绢蒙住嘴巴, 或者手和手绢一起蒙住嘴巴, 然后, 我可以假装受不了船上的气味和客舱里的闷气”, “可那样一来, 他们只会把我放到前甲板上空气好、光线亮的地方去”, “然后, 我可以假装受不了船上的气味和客舱里的闷气”等一系列句式, 既凸显了罗克珊娜遇事平静, 忙而不乱的超常智慧即一种“内心‘沉着’与内心‘能力’”(an inner calm and competence) (Richetti 132), 一种“有节制的冷漠性”(a controlling apartness) (Richetti 132), 也凸显了罗克珊娜机关算尽的心理。但“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误了卿卿性命”。显然, 以上一

切有助于深入刻画人物性格。

《罗克珊娜》所蕴含的客观性心理世界，似乎启发了同时代人亨利·菲尔丁之妹萨拉·菲尔丁的《大卫·辛普尔》和范妮·伯内的《伊芙莱娜》的创作。这两位女作家都在她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19世纪后期小说家梅瑞狄斯的《利己主义者》似乎也受此启发。作品这样描写被追求女子克拉拉看透多情男人威洛比后决定解除婚约的内心世界：“在米得尔顿小姐那里，可以肯定的是，米得尔顿小姐看到了威洛比的内心，因为威洛比不顾米得尔顿的疲倦一再谈自己的内心。他所展示的不是米得尔顿为什么厌倦——女人是能容忍亲人的，也易于激动——而是枯燥无味。他扼杀了想象力。在爱情上没有比失掉想象力更能有害的了。他拖着米得尔顿走遍自己的内心迷宫，他渴望被爱得更深、更深，直到米得尔顿的想象力活活憋死，而且他像个魔鬼似地要她听他说。情况肯定是如此，因为原始人对女人施以魔力一贯是专横的，不到女人俯首帖耳不肯罢休”（梅瑞狄斯 171）。这里，与《罗克珊娜》中主人公一样，克拉拉对婚姻问题的思考沉着、全面，似乎“心无旁骛”，超凡脱俗。这或许就是梅瑞狄斯为何被称作“心理小说家”（张玲 15），其作品为何屡被称作“讽刺心理小说”（张玲 15）的原因吧。不过，“充满客观性的心理世界”问题也隐含了叙事学上的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区别，笛福与他的描写对象有距离，是“不真诚的”。

结语

通过以上三方面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女主人公的“意识是流动的、诗意的、女性化的”（Bradbury 177），暗含着“人物内心深处的意识过程与节奏”（Abrams 299）；同时，又是客观冷静的。所以，我们十分赞赏一位西方批评家曾经说过的话：“通过对女主人公九死一生的内心生活的颇为成熟的展现，……《罗克珊娜》预示了正在崛起的心理小说的不计其数的复杂层面”（Pollak 15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罗克珊娜》是英国心理小说的先驱性作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笛福是一位令人仰视的心理小说家。我们也因此联想到一位学者的话：“有一个领域，作家却要比他的同胞和同时代人理解得更透彻：那就是人的内心世界”（爱伦堡 391）。笛福够得上这样的评价，他“燃烧人们的心，同时自己也燃烧”（爱伦堡 402）。有学者认为，该小说的“许多文字是在描写着笛福体验其生命的众多方式之一”（Backscheider 7）。《罗克珊娜》代表着作者对妇女命运进行强烈思考的使命感。笛福曾在一篇题为《计划论》的政治规划书中明确指出：“可怜的年青妇人或许已有三四个孩子，不得不东拉西凑地过日子，而丈夫处于受破产法威胁的狼狈境地，……；如果丈夫一旦死去，妻子就更加无依无靠了（除非她有亲友可以投奔）”（《笛福文选》119）。恻隐之情跃然纸上。笛福总是站在妇女一边，为此无情谴责男性恶习。他曾明确认为“女子失身

以前往往总先有男子引诱”（笛福，《笛福文选》181）。毋庸讳言，《罗克珊娜》恰似《摩尔·弗兰德斯》，仍然是与其妇女观紧密相连的“某种传记型书写（biographical form of writing）”（Watt 106）。不过，纵向看来，笛福的“妇女情怀”似乎是对前辈乔叟的继承，因为后者在创作中期（1372-1386）的最后一部未完成作品《善良女子殉情记》中，就以“人文主义的观点写出了她们的痛苦、快乐和希望”（方重 9），而稍后创作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巴斯妇的故事”里讲述的那个妇女的故事更是在阅历、命运上与“罗克珊娜的故事”惊人的相似：“‘自从我十三岁以来，诸位，我感谢永生的上帝，在教堂门口我已接待过五个丈夫，我已经结婚五次之多，——他们各人的地位和情况虽然不同，倒也各有千秋。’……‘天晓得这位高贵的国王，我想来，和每个妻妾在新婚之夜，都有过无限的快乐，他的命运真好！祝福上帝，我也结了五次婚！他们都是经我选择出来，在体力方面和金钱方面是最美满的。学府进得越多，学问越完善，……经过了五个丈夫，我也成为这一门的学问的专家了。我欢迎第六个来，不论何时’”（乔叟 89-90）。连细节都如此相似，这是令人诧异的，有待时日予以“事实性”论证。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笛福早在 18 世纪初就已开始探讨英国“实验小说”的创作手法，这一点为“意识流小说”在现代的“粉墨登场”作了充分“预演”。这或许是笛福这位文学大师为何能经久不衰的一大缘由。

【 Works Cited 】

-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 Thomson Learning, 2004.
- Backscheider, Paula R. "Defoe: the Man in the Work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niel Defoe*. Ed. John Richetti.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8. 5-24.
- Bradbury, Malcolm.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 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 胡苏晓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
- [Booth, W.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Trans. Hua Ming, Hu Suxiao, et al. Beijing: Peking UP, 1987.]
- Bressler, Charles E. *Literary Criticism*. Simon & Schuster: Prentice-Hall, Inc.; New Jersey: A Viacom Company, 1999.
-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方重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
- [Chaucer, Geoffrey. *The Canterbury Tales*. Trans. Fang Zho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04.]
- 笛福：《笛福文选》，徐式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年。
- [Defoe, Daniel. *A Collection of Daniel Defoe's Essays*. Trans. Xu Shig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60.]

——. 《罗克珊娜》，天一等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

[—. *Roxana*. Trans. Tian Yi, et al. Guangzhou: Huacheng Press, 1984.]

—. *Roxana, or The Fortunate Mistress*. Memphis: General Books LLC™, USA, 2012.

伊·爱伦堡：“谈作家的工作”，《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吕同六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384—439。

[Ellenpoe, Y. “On the Work of a Writer.” *A Canon of the 20th Century World Fictional Theories*. Ed. Lv Tongliu. Beijing: Huaxia Press. 1995. 384-439.]

方重：“译本序”，《坎特伯雷故事》，乔叟著，方重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14。

[Fang Zhong. “A Preface to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Canterbury Tales*. By Geoffrey Chaucer. Trans. Fang Zho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04. 1-14.]

E. M.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朱乃长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Forster, E. M. *Aspects of the Novel*. Trans. Zhu Naichang.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2.]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Freud, Sigmund.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Trans. Gao Juef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维多利亚·格丽芬：《情妇》，张珏等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

[Griffin, Victory. *The Mistress*. Trans. Zhang Fu, et al. Beijing: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2.]

瓦·叶·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周启超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Harizief, W.Y. *Introducing Literary Studies*. Trans. Zhou Qichao.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胡日佳：《俄罗斯文学与西方审美叙事模式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Hu Riji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esthetic Narrative Patterns betwee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Shanghai: Xuelin Press, 1999.]

庐隐：“一个情妇的日记。”《一个情妇的日记》（短篇小说集），庐隐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294—309。

[Lu Yin. “Diaries from a Mistress.” *Diaries from a Mistress*. By Lu Yin. Beijing: China Youth Press, 2005. 294-309.]

茅盾：《世界文学名著杂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

[Mao Dun. *Random Talks on the World Literary Monuments*.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1980.]

乔治·梅瑞狄斯：“利己主义者”，李广成译。《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英国部分（一）》（张玲选编），柳鸣九主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53—174。

[Meridith, George. “Egoist.” Trans. Li Guangcheng. *Selected Psychological Novels from the*

- World (Britain Part 1*. Ed. Zhang Ling). Ed. Liu Mingjiu.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2. 153—174.]
- Novak, Max. "Defoe as an innovator of fictional for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vel*. Ed. John Richetti.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41-71.
- Pollak, Ellen. "Gender and fiction in *Moll Flanders* and *Roxana*."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niel Defoe*. Ed. John Richett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9-157.
- Richetti, John. "Defoe as narrative innovator."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niel Defoe*. Ed. John Richetti.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8. 121-138.
- 塞缪尔·理查森: 《帕米拉》, 鲁汉译。《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英国部分(一)》(张玲选编), 柳鸣九主编。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1-54。
- [Richardson, Samuel. "Pamela." Trans. Lu Han. *Selected Psychological Novels from the World (Britain Part 1*. Ed. Zhang Ling). Ed. Liu Mingjiu.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2. 1-54.]
- 安德鲁·桑德斯: 《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上), 谷启楠等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
- [Sanders, Andrew.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ume 1)*. Trans. Gu Qinan, et al.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00.]
- 劳伦斯·斯泰恩: 《项狄传》, 殷宝书译。《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英国部分(一)》(张玲选编), 柳鸣九主编。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55-152。
- [Sterne, Laurence.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Trans. Yin Baoshu. *Selected Psychological Novels from the World (Britain Part 1*. Ed. Zhang Ling). Ed. Liu Mingjiu.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2. 55—152.]
- 天一等: “译者前言”。《罗克珊娜》, 笛福著, 天一等译。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4年。1-7。
- [Tian Yi, et al. "A Preface to the Chinese Version." *Roxana*. Written. Daniel Defoe and Trans. Tian Yi. Guangzhou: Huacheng Press, 1984. 1-7.]
- Watt, Ian. *The Rise of the Nove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 张玲: “选编者序(仓促一瞥: 英国的心理小说和小说中的心理构成)”, 《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英国部分(一)》, 柳鸣九主编。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1-32。
- [Zhang Ling. "A Preface to the Editor (A Glimpse of the Psychological Novel and Its Psycho-Formation)." *Selected Psychological Novels from the World (Britain Part 1*. Ed. Zhang Ling). Ed. Liu Mingjiu.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2. 1-32.]

责任编辑: 陈礼珍